

T 856/4424(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1 1955

四書童子問

下孟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田氏寄控	
28	
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石渠閣恭訂四書講義重刊下孟卷之十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

性是人呀稟于天之理

猶杞柳

杞柳木之柔

也義

義須帶仁字說

猶柷棬

柷棬酒器也盛水漿之器

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為是矯揉造作意

柷棬講

蓋告子不知性之本善乃曰人性之質初無知無能本無仁義猶杞柳之質未離未琢本無柷棬也仁義之理非性之本有猶柷棬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而矯揉之而後成其仁義猶以杞柳而為柷棬之器也

性而不知仁義即性矣

○孟子曰子能順

順是依從

杞柳之性

而以為柷棬乎

將戕賊

戕是削也

而後以為柷棬也如字音

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

柷棬則亦

杞柳說

將戕賊人

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禍仁義是為禍而不肯為仁義者必子之言天

者必子之言天

謹孟子曰

格柷之說論之子豈能順杞柳自然之性一無所矯揉而以為柷棬乎必將戕賊杞柳自然之性使其本直者曲焉而以為柷棬則亦將戕賊人本然之性斷其心術賊其天

真而後可以為仁義其不知柷棬本杞柳之所無必持戕賊而謂成仁義乃人性之自肯為焉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使其道不明者

必因于以人性為仁義之言矣其弊可勝言哉

○告子曰性猶流水也

湍流決決

決決

決是去土而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四書章句

下孟卷之十

五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三

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我長之是稱其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

是稱其白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故謂之外是告子只就長也講孟子辨之曰仁義一理

義獨在外也告子答之曰吾以義為外者亦有見於長也在耳彼有人也其年長也

而我以彼為長而長之是因其長在彼而非先有長之心在彼也猶彼有人馬其

色白也而我以彼為白而白之是泥其白在彼而不在於我

也此則見長之者雖我而其長之宜由乎外故謂之義在外也

無以異於白人字虛是我稱其白之白也馬之白人之白也此不識長馬長馬不過稱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恭敬之意之長與且謂長者長者指義乎長之長之指心者義

乎講孟子遂借其言以辨之曰所謂彼長而我長者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信如子

於白人而白也彼同以彼為白矣豈不特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不識長乎馬之長也

果無以異乎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但徒長之云耳若長人則有恭敬之心自不同於

長馬此即義之所在也且以彼長而我長之者論之也抑以在我長之者而後為義

謂彼之長者遂執為義乎我因其長而敬之是長之者也抑以在我長之者而後為義

乎如以長者為義則長人信無異於長馬而敬固因乎人也義之非外曰吾弟

以長之者為義則長人必不同於長馬而敬實出於心也義之非外曰吾弟

吾弟指則愛之秦人秦人指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愛誰可得我之愛也者也

至親言則愛之秦人疎遠言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敬初無閑於我之心意者也故謂之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

外也講告子不求於心復申其說曰吾非以長者為義但自仁之在內者觀之矣彼物

於人惟以我之心為悅者也可見仁愛之心皆在於我而不在於彼彼吾故於仁而謂之

在內者此也若夫義則異是矣均之為長也致敬以長乎楚人之長亦致敬以長乎吾

之長主敬於人一以彼之長為悅者也可見恭敬之心皆主於長

不主於我吾故於義而獨謂之在外也豈得與仁同謂之內

人之矣矣肉無以異於若若夫物物指則亦有然者也有然則者長之者矣夫豈特

講孟子乃因其明而通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

既去以長為悅而以為義之在外則人之者矣夫物物亦有同者其去者矣夫豈特

多矣外而所以者則出於心也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則出於心也知者矣之

心則知長之心矣而

義之非外也不益明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講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在內也

曰行吾是從中行出來也敬故謂之內也講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其實敬行吾心

鄉人長於伯兄伯兄猶一歲無疑若五年以長恐亦敬鄉人也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誰先誰先這自賓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伯兄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講孟季

之曰設若鄉人長於我之伯兄者特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以酌者尚其齒當先酌鄉人

也孟季子又問曰鄉人與伯兄同飲酌則誰先公都子曰以酌者尚其齒當先酌鄉人

曰馬童子問

不益卷下

三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五長

也孟子子曰所敬者既在此伯兄當酌之時所長者又在彼鄉
人則敬不得以自主但因人以為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必告

孟子曰告孟子欲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其必若之詞敬叔父曰弟為尸是
祭祀時擇一人為之 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公都子之語 惡在其敬叔父也其敬
以象神而享祭也 故也庸也 故也庸也 故也庸也

叔父誥其 彼將曰在位 在位指弟 故也子亦曰在位 賓客之位而言 故也庸也 故也庸也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講 公都子屈於季子之小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於孟子孟子
乎彼之所答必將曰叔父較弟為尊也當敬叔父矣子又誥之曰弟與叔父皆親也將敬叔乎抑敬弟

矣使弟為象祖考之尸則將誰敬彼之所答必將曰為尸則弟即祖考也當以敬祖考
者敬弟矣子析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我

所以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勢不得不為祖考屈矣子亦曰吾向所謂先
前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勢不得不為主道屈矣是蓋吾平日庸

常所敬者在於伯兄之至親亦猶敬叔父之至尊也吾斯須暫時之所敬者在鄉人之
為賓猶之敬弟之為尸也或常或暫猶異其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 敬叔父二句蒙孟

施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此可見義之在內矣 則飲水然 然承敬叔 則飲食亦在外也講 孟子子聞之猶未達也而後執其說曰信如
則敬敬弟則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自則飲 則飲二則字就含有因時 湯夏日

則飲水然 然承敬叔 則飲食亦在外也講 孟子子聞之猶未達也而後執其說曰信如
敬在此也當敬弟時則敬弟即吾之所長在彼也是敬因人以轉移於外吾不能以自
主控中義果在於外非由於內也公都子得孟子之意而即其易見者以曉之曰敬

與補之飲食時乎冬日宜飲湯也則從而飲湯時乎夏日宜飲水也則從而飲水子
說因人之敬謂之在外則將以因時而酌其飲食者亦有在於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

外而所以酌其當飲之宜者則吾心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所以酌其愛敬之宜者
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子又何惑之深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無善無不善言無分於善也 公都子曰孟子性
而問曰性本一而已矣今之言性者何其異也告子曰人之性渾 善之說故述衆言

然一物本無所謂善亦無所謂不善也 是善惡皆性所無固一說也 或曰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 文武句見性 興則民好善幽厲 幽厲句見性 興則民好暴講

或者者有曰性無定辭可以習於善而為善亦可以習於惡而為不善是故文武之君興
於上而以善導之則民皆化而好善是性可以為善矣幽厲之君與於上而以暴帥之

則民皆化而好暴是性可以為不善矣此善惡皆由於習又一說也 或曰有性 有性二句指
句見性有一定 為君而有象以替 替四句見性 睽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

之不善者也 為君而有象以替 替四句見性 睽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
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微子比干皆紂叔父 講或者又曰有性一定之善不可移

而為善是故以堯之聖而為君若可化民於善矣而有舜之聖以紂之惡為其兄之子且以為君若
可化臣下於不善矣而有如微子啟與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則彼 彼指上 皆非與

之仁此非有性善乎是善惡皆性所有一說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 彼指上 皆非與
講天三說之旨雖不同要之不專言善者也今夫子獨統而言之曰性善去則 孟子

講彼三說者皆非正論而無一得之見與在夫子宜必有定說焉請為我言之 孟子
四書章句下

四書章句下

四書章句下

四書章句下

四書章句下

四書章句下

曰乃若乃若是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講孟子姑不以其性

善告之曰吾所謂性善也無所驗哉蓋性蘊於中固無形而難知也情發於外即性之

動也乃若其人之情則順天機以效動本但以為善矣而不可以為不善也情既發

以為善即情以驗其性則性之本善可知乃吾所以謂性之善也

也之罪也謹惟性善故情善則才之所以運乎情者宜亦善矣若夫情之或有為不善

也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固有心智也仁義禮智出焉可見性統天下之一非由外鑠乃自外而至內意我也我

皆可以為善者矣。今夫麩麥種而稷種之其地同樹種是之時又同淳然

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兩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講言其地利則附麗於地既同言其天時則樹植之時又同由

是皆沛大盛長而發生至於日期既至之時則不先不后而皆成熟矣是雖變之性則

去其間收獲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土地有肥春磽兩露有厚薄之養人事有勤惰

地利天時人事者則未始異矣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

人人類而疑之疑之是疑其聖人與我同類者講夫由蓬麥之同而推之故凡天下之

者其性舉皆相似而無不同也夫物且去何獨至於人之同類而疑其性之不相似哉

雖聖人為人之至去亦同滄天地之氣以成形而與我同類者類同則其性之善無不

相似矣夫聖愚且無異性如此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屨是我知其不為簞簞是

又何疑於富歲之子弟者乎又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講何以見人類之同也故龍子有言曰業屨者不知人

器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講何以見人類之同也故龍子有言曰業屨者不知人

其不至於為簞也夫龍子豈無所見而言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我知

相似非屨之妙於象形乃天下之足其形皆同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齊桓公臣能辦先得我口之所者暑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隨意易牙之於味言易牙所調之美味也至於味天

下期必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講然人之一身其所同者豈

有同以為者也雖古之善知味者莫如易牙易牙不過於眾口同者之中而先得我口

之巧同者者也其者固未始與人殊馬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易牙所者之性或與人殊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宜各有所者矣何其所者皆從易牙之於味

調之味以為美也至於味之所者天下人皆期於易牙之調者以為美也是同此則

同此舉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曠和者為音之美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講曠非獨口之相似為去也惟耳之於聲亦有去焉彼古之善審音者莫如師

此聽而天下之惟目亦然至於子都乃古之美人也惟目之於色亦有去焉彼古之

則地有肥磽兩

也何獨至於

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

我知其不為簞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

齊桓公臣能辦

先得我口之所者暑也

如使口之於味也

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

隨意易牙之於味

言易牙所調之美味也

至於味天

下期必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講然人之一身其所同者豈

有同以為者也雖古之善知

味者莫如易牙易牙不過於眾

口同者之中而先得我口之巧

同者者也其者固未始與人殊

馬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易牙所

者之性或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夫口與耳目以形用者既有同以爲大矣至于吾之心宰衆體以神用者獨無所同以爲去者乎心之形用者既有同以爲去者果何在也謂吾心固有之理也謂吾心哉制之義也未有仁心而無是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爲大者矣雖窮理精義之至如聖人大其理義即吾同去之理義聖人亦不過先知先覺乎此而先得我心之同去耳豈有異于人哉惟人心之同然乎理義也故理義之同說乎我心其天然自有之真遠動吾由衷之好猶芻豢之美味之同悅乎我口者通之聖愚而一致矣天下無有不悅芻豢之口也亦豈有不悅理義之心哉知人心之同去於理義則知人性之同具乎理義而後其性之本善可見矣彼多暴之異于多類者特以陷溺之故也而豈降才爾殊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也

也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下節言日夜不同之所息長意

雨露之所潤非無萌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謹

濯濯濯貌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謹

山木喻之曰牛山之木前此有所生而無所成固嘗美盛矣但以其近于大國之郊也

不免取材者衆時有斧斤以伐之向之美者尚可以爲美者乎然其美雖失而根本猶存則其氣化日夜之萌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之根生焉于此培養之可也乃不防閑牛羊又從而牧于其地以殘食之則生之者未幾而戕之者繼至是以萌蘖俱盡而若彼濯濯然光潔而無草木也人惟見其濯濯也遂以爲山之木

嘗有材焉夫山以生木爲性而此材木不生夫豈山之性哉失養害之也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

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也至微意則其且早問畫之所爲不仁不義之事有措措械也

而人心之同然也者幾希也至微意則其且早問畫之所爲不仁不義之事有措措械也

得動也亡之矣桎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豈人之情也哉謹

平義之良心哉亦猶山木本美矣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者乃爲物欲所害亦猶斧斤之

用木也且且而伐之人心尚可以爲美乎夫良心雖放本體未泯則其日夜之氣未離

於心也常清良心亦必有潛滋而生息者雖平旦未與物接而夜氣猶清明之際其好惡

存於心也必與人心之公好公惡而相近者但生于放夫之後其發見至微特幾希耳

又不勝其畫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桎之反覆而不及則其夜氣之生日以蹙薄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夜氣不足則其夜氣之生日以蹙薄不足

好善而惡惡而能好能惡者才也良心不在是豈人之情也哉亦失養害之也故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所擇則存

舍則亡

出入無

所擇則存

舍則亡

時無時是言莫知其鄉定處惟心力為操存合乎天理上之謂與謹常規于九子之言
方操之則即在此而存及其舍之則即失去而亡其存也若時乎入矣而其出也又若時
在于外一出一入惟所操舍耳其無有一定之時焉其入也若在于內矣而其出也又若
之謂與蓋心至虛至靈不囿于形氣故存亡之靡定出入之無常也知此之所謂則知
心之功使其有得而無失哉

○孟子曰無或感乎王之不智也不智言不能通謹也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任賢
王之不智或感維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物指一日暴之暴之陽氣十日寒之寒之陰氣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罕是吾退而退是見而寒之者至至是難矣吾如有萌有萌是

焉荷哉講何則君心惟在野養王之不智由于失所養焉譬如雖有天下至易
明暫開焉荷哉講生之物也必得陽氣之舒而後能生也苟一日暴之以湯十日寒之

以陰則暴之所生不勝其寒之日多是以寒之者至矣不猶十日寒之乎則王之見我

雖有善心萌蘖之生而羣小文致格亡甚易吾如善心之有萌焉何今夫奕奕圍之

哉吾于是而知王之聽信心不專志不篤非其智之弗若人者也奕奕圍之

為數小教小教未也不專心主言致志志以則不得也奕秋奕秋是古之通國

善奕通國善奕謂通一國者也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

人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援是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弗若

如之矣為是其智弗若也曰曰是孟子非然也講數耳苟不專其心之所稱善奕者也設使奕秋誨二

人向別欲其技藝之精不可得也彼奕秋者通國中之所稱善奕者也設使奕秋誨二

人為有鴻鵠之飛將至思援引其弓以繳而射之則我與彼一人俱學於奕秋而其奕之

精則弗若于專心致志者矣若此者為是其生稟之智弗若於彼與始非然也特其心

不若彼之專志不若彼之致故耳去則王方聽吾仁義之言而復

入於誦諛之論以至子德之無成者亦若此矣其不智何惑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魚能掌皆美味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講孟子示人當存其羞惡之心意曰人之取舍有義存焉而於輕重之間不可不

辨也試以物論之魚之美味固我心之所願欲而得之也然掌之美味亦我心之所

願欲而得之也或勢有所限如得魚則失掌得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將安

所取乎寧舍魚而取夫其掌者也至若身所當愛而生者不我心之所願欲而得之也

義所可惡尤有甚于死者為失義而生猶死焉故雖惡死而患害有

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

以避患者何不為也謹如使人無好義之良心舉天下之可欲者莫有

將何所不用也又豈肯為義而舍生哉又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舉天下之可惡者

莫有甚于死則惟知有死之可惡而凡可以為辟患謀者將何所不為也又豈肯為不

義而樂死哉由是義之良心言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義之良心言則可以避患者

不為也謹由自人之無良心者論也由是有好義之良心而有所不欲有甚於生者

果有甚於死故以義而死愈於不義而由是故亦上所欲有甚於生者

生則雖可以辟患者有所不為者也是故四節說來所欲有甚於生者

惡之心所要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而皆言皆言之賢者能

勿喪耳喪是講是秉彛之良心乃羞惡之心也人孰無之故所法在義而有甚於生者

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理眾人皆有是欲義惡不義之心也但喪人弱於私

欲而忘之惟賢者則靜存動察不為物蔽能是有是心而勿喪耳豈賢者之所獨有哉

一簞食一豆羹美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吐之貌如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行道入路弗受蹴前蹴之也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即不屑是不以卑卑講

中凡人講心者果何以

之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為物固甚微然當飢餓之時得食之則生不得食則死

其取係為甚重固宜人不顧其義之可否則受之矣然使噉吐而與之豈惟賢者弗之

受雖行道之人亦惡其無禮有寧死而弗肯受之者况非行道者乎使蹴爾而與之豈

惟賢者之不肯雖乞人之賤名惡其無禮有寧死而弗肯受之者况非乞人者乎是其

羞惡之本心不以行道乞人而與之于此驗矣萬鍾之祿數也則不辨禮節以

而忘而欲惡有甚於生而人皆有之于此驗矣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言儀義以事理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奉奉所識日相識謂平窮乏者是得我與我思惠意講然人雖有禮義之心而

如使人之所

欲莫甚於死則

以避患者何不

將何所不用也

莫有甚于死則

義而樂死哉

不為也謹

果有甚於死故

生則雖可以辟

惡之心所要有

勿喪耳

此人則同此心

欲而忘之

一簞食一豆羹

行道入路

中凡人

之今夫

其取係

受雖行道

惟賢者

羞惡之本

而忘而

言儀義

奉奉奉

孟子曰仁是人心也義是吾人之路也

義曰人之存心而不知學問之功者失其仁義之良求之在此心之外也

由弗由義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自於仁義講夫義為人路則人當由之而不舍也

馬仁為我之心則當求之而不可放也奈何世之人乃放其固有一身無主宰矣人而

至路不亦深也我自舍之而無其途矣心在我也我自喪之則一身無主宰矣人而

為可哀哉

人有鷄犬放其心而不知求之求其鷄犬有放心而不知求之求其

養省察其心而不知所以然者良由不學也夫仁為人心其視鷄犬之物果孰為重也吾心之

于有放其心而不知所以然者良由不學也夫仁為人心其視鷄犬之物果孰為重也吾心之

忘其至重弗思故也試思之則知心之當求矣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謹一語然其心之求又豈有殊于學問之道哉夫學問之事固非

其已放之心復入吾神明之內不至於放逸則學為實學問為切問而學問之大端固

盡於此矣是知道莫切於仁義功莫要於存心能求放心則心存而不違于仁而義亦

不知所專也哉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

不遠不遠是路為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名之精係于身者微矣其或屈而不信若非有疾痛之甚而有害于事也雖不求伸可

也如有能治而必伸之者則不憚遠也秦楚之路而求取以信之是誠何心哉為一指

人之信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

而不知靜存此之謂不知類知輕重之等也

省察以求之此之謂不知類知輕重之等也

至重也乃屬于物欲不伸于物表其不若人也甚矣則反不知惡而不求其伸焉是

以深為斯人慨矣

孟子曰拱指而合圍之把之桐梓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身意曰拱把之桐梓特物之微耳人為愛其美材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

所以養之至於拱把之身為細常倫物之主取係為何如者乃不知靜存動察致養其身

使身有所主而歸於善是豈愛身反不若桐梓之切哉由心滋於物而弗思之甚故

昧其輕重以至此耳試一思之則知吾身之重誠不可以不養矣豈可并於芥葉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之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之膚則無幾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者指得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已就心說謂取吾取之而已矣謹孟子示人以養心若曰人之于一

愛則必兼所養也由心之輕重而審之取之而已矣謹身也有體位具皆兼所愛既兼所

無所不愛之中求所以考其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者何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者豈

有他術也哉亦惟反於已以審取其心體有貴賤命故為貴賤命故為賤有小

為大體心志包眾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講

何如彼體有貴與賤有大與小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善養者當無以養

其小者害其大無以養其賤者害其貴若狗乎口腹之欲而養其小者則下流于汙賤

而為小人若務乎心志之欲而養其大者則上達今有場師治場舍其梧櫨

于高明而為大人是養之善不善于此可考矣今有場師治場舍其梧櫨

二美養其棘棘棘棘是則為賤場師焉謹何今之人不能考之於已而流於不善乎

木名養其棘棘棘棘是則為賤場師焉謹何今之人不能考之於已而流於不善乎

為賤場師焉然則天下之以賤害貴者獨一場師也也養其一指而失失字看其者

背而不知不知是也則為狼疾狼疾狼善頭者惟疾人也謹又有人焉養其一指之小

知所以養之也是猶狼之疾走而不能回頭以顧人也飲食之人飲食之人專養口腹則人皆目之為小人而我

疾人也然則天下之小遺大者獨一狼疾人哉飲食之人專養口腹則人皆目之為小人而我

矣為其養不以失大小大包貴也謹彼飲食之人專養口腹則人皆目之為小人而我

我場師彼疾人耳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失其大體也

○公都子問曰鈞鈞即鈞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從是倚也其大體

大體指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公都子曰鈞鈞是人也宜無大小之別矣或有為大

小大領其所從如何耳如以小體從其大體而運用焉則大牛無累斯為聖為賢為為

大人也若以大体反從其小體而轉移焉則小體是狗斯為愚為不肖而為小人矣

也而蔽蔽是物指物交物上物字指外之則引之則引之引之謂引他在那

也而蔽蔽是物指物交物上物字指外之則引之則引之引之謂引他在那

也而蔽蔽是物指物交物上物字指外之則引之則引之引之謂引他在那

之是心以神用所以為大體也此耳目與心皆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知知之為大而操
存省察于未視未聽之先而卓然持立其精明之體使不廢其能思之職則視聽皆從
吾心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惟以小心從大體如此則性自我盡形自我踐此為大人
而已矣矣反是則小人馬人可不慎所從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天爵是君與者仁義道義已盡了人爵是出於自然之貴謂之大
於事者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謂孟子曰有出於自然之貴謂之大
爵者爵有出於人為之貴謂之小爵者天爵何德愛曰仁事宜曰義自足為忠以定為
信又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此皆天爵何德受不假於人而自尊者乃天爵也人爵
者何位至尊曰公次曰卿又次曰大夫此皆人爵也謂孟子曰有出於自然之貴謂之大
皆君所錫予必待公而後榮者乃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從是自然而謂之天爵則當修之已曰人爵則當順其自然矣古之人學專
道德修名譽著而公卿大夫之人爵有不期而自得者古人誠明於天人之分矣
人爵而棄棄是舍其天爵則惑之惑之是不明也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謂今之人則異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孟子曰欲貴貴字以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即上章天弗
崇重而言

方寸至甲之木於岑樓之上亦可使反高於岑樓矣吾恐木雅甲不見其為

羽者豈謂一鈞鈞帶鈞也古以束帶其帶有金與一與羽之謂哉講不知禮之本

較之奚翅輕重之重而色重取色之重色之重指者與禮之輕指者而此之

食則將珍之乎踰東家墻而接其處子處子未嫁人之則得妻不接則不

得妻則將接之乎講試即其並重者較之則禮之尤重于食色見矣汝其往應任人曰

不得食而死是禮重而食亦重也則將犯禮以珍之乎吾知寧餓死而不可珍兄之臂

也如喻東家之墻而接其處子禮所禁也接之則得妻不接則不得妻是禮重而色

亦重也則將犯禮以接之乎吾知寧廢倫而不可接人之處子也夫飢食雖重而不重

於珍兄則禮之本重於食也明矣不得妻雖重而不重于接處子則禮之本重於色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古有諸有諸謂堯舜可為否孟子曰然講當時不知堯

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無他材能如何則可講交本得其意而以形體

亦為烏獲亦為烏獲見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不勝指不勝堯為患哉弗為耳講孟子

疾行是急疾愴先長占於長者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弟之名也疾行是急疾愴先長占於長者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辨於此論其大分則其輕重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古有諸有諸謂堯舜可為否孟子曰然講當時不知堯

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無他材能如何則可講交本得其意而以形體

亦為烏獲亦為烏獲見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不勝指不勝堯為患哉弗為耳講孟子

疾行是急疾愴先長占於長者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弟之名也疾行是急疾愴先長占於長者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弟之名也疾行是急疾愴先長占於長者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克舜之道道虛者下孝弟而已矣而己矣是約克舜之謂然人之弗為者

為乎蓋克舜之道不難為也彼徐行後於長者則其知長幼之序謂之曰弟焉急疾而

行以先於長者則以其失長幼之序謂之曰不弟焉夫徐行而不疾行者特在一步趨

之間耳豈限於高遠為人之所不能為哉但忽其易而有所不肯為也是故克舜之性而

雖生知安行古今稱盛焉然其道非有他也亦惟率吾良知良能而盡此孝弟之性而

已矣何哉子服服字充之服死看誦充之言行理非充之行是充之行是充之行是充之行是

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夫克舜說不難為而為之責則

於身者而服循乎理依然一克之法服焉稱誦於口者言循乎理宛然一克之法言焉

行措於躬者行循乎理依然一克之法行焉衣服言行莫非孝弟之道子即為克而

已矣子若佩服于身者不循乎理而一桀之服焉非法服也稱誦於口者不循乎理而

一桀之言焉非法言也行措於躬者不循乎理而一桀之行焉非法行也是衣服言行

皆非孝弟之道乎即為桀而已矣夫能為克則可以為舜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借是信節是願留而受業於門門指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心乃曰交得見於

子之門以終克舜孝弟之教焉夫假節而後受業可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以知其求道之心不篤而不可與入克舜之道矣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也不求耳子歸歸對上節而求之有餘師有餘師對上節受業講孟子於是拒之

業者豈以道必外求而師之不可得也自我觀之夫克舜之道具於性分之內若於庸

行之常為人所當由亦為人所共由辟若大路者然明曰坦易豈有晦難知而必求資

於人哉特人病無必為之志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內而求之干親故

長之間以盡其孝弟者別隨吾見之所寓者莫非斯道之發見無住非道則無往非師

蓋自有餘師矣所謂人皆可以為克舜者此也何必畱身受業而後謂之得師也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齊人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必言何以言是究高子之曰怨

曰怨是丑述講公孫丑問曰高子嘗曰小弁之詩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

高子之言講孟子曰彼何以言小弁為小人之詩也公孫丑曰高子之意以詩貴溫

厚和平况小弁又處父子之間乎今講其詩但見其

哀痛迫切蓋傷于怨矣此所以為之小人之詩也

○有人於此越國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談笑而後以道備云言談帶

他疏外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泣而道悲兄射人之死而懼殺人之

罪者也無他戚之戚之當親字看蓋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講孟子曰固哉高叟之治詩執一而不通也豈知小弁之怨乃其所當怒者乎

與我疏也疏則休戚無與故道之不甚切耳其兄將闕弓而射之則已惟談笑而道以止之此無他越人

止之也無他其兄與我戚也戚則情義相維故道之自痛切耳今小弁處父子之變而

怨焉正猶兄之射人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皆親之心之所痛切耳今小弁處父子之變而

根於中而發於外者仁乃君子之道未有求人而仁者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夫高叟之治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講公孫丑執高子之見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誠固矣

以不怨此丑以己
意足高子之意也
凱風 凱風是坤親之過小者
過大者過小者不自制其一已之欲也小并親

之過大者過小者不自制其一已之欲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愈疏不孝也不

可磯亦不孝也講
孟子曰凱風與小并不可磯水之激石激而水怒也

之太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親之廢我情既疏矣我及怨去不介於懷父子之間益

薄矣不愈疏乎親之過小而怨則親方不幸而有微戕之失我乃處為不平之鳴猶水

之不容一激石也非不可磯乎愈疏有忘親之心固不孝也不可磯則無順親之心亦

不孝也此小并之怨與凱風之怨固各有故當矣豈可執不怨者以誣論夫怨者乎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講
且吾以怨為孝非私言也昔孔子嘗稱舜之孝曰

慕之心夫舜之至孝且猶怨慕豈可以小并之怨
為非孝乎知孝則知仁矣乃以為小人之詩因也

宋慥 宋慥是我國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
石丘名講士宋慥將往之楚孟

先生長者之將何之之往講
孟子問曰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戰曰構兵

楚王說而罷之 息兵也 楚王不悅 不悅是所
遇合也聽我焉講 宋慥曰吾聞秦楚構兵以相侵伐我將南見楚王說諭之而罷其兵

之而罷其兵使其無南向以攻楚將說於秦楚之
則不合於此必合於彼二王我將一有所遇焉

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不利傷財上說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號 中各字則不可講
孟子曰吾聞秦楚之利也孟子於是止之曰當戰國撥擻之

宋慥曰我將言其兵連禍結財力俱困非國之利也
中而獨以罷兵息民為說是念及於天下所負之志可謂大矣但以利為各名則以不

利而罷三軍之師 師眾也三軍出
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必終去其仁義而懷利以相接也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 去而二句即講
何以見其不可也先生如以利說秦楚之王皆悅於利而因以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所以樂罷者而悅於利也
為人臣者有所願望於君而懷利以事其君非寔心以事之也為人弟者有所親視於兄而懷利以事其兄非

寔心以事之也夫為臣與子弟者既以利而事其上則為君與父兄者自以利而接其

之意喉絨奪之禍與去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信乎利之不可矣何以為說乎

四書章句 卷之十 十六

下五卷下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為人臣者懷仁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也講也... 夫則當何以說之亦有仁義而已使先生誠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而曰殃也非仁

亦也惟不得見而不見則以幣交而禮意已併矣是故謂之成享也儲子為齊之相則
國之事在有所見而況平陸又在齊之境內乎使其心果誠於見賢而其勢固得以往之
平陸也得見而不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矣是故謂之不成享也二子之享
夫子者有誠有不誠則夫子之處二子故有見有不見矣此君子之處已處人各有位
當也

淳于髡曰先有急名實者為人及於人也後名實者自為存於己也夫

子在三卿中見其有可為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請

髡曰彼散譽事功表著於一時者名實也固有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志在救民而
為人乃及物之仁也又有以名實為後而不為是志在獨善而自為乃成己之仁也今
夫子在三卿之中固非自為者比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名實未加於

上下願致為卿而去之既非自為之仁亦非為人之仁者固如是乎哉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湯是五次

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

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指心無私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請

哉亦惟其心而已彼居下位不以己之賢事君之不肖者伯夷也始因湯之聘而五就
於湯後因湯之薦而五就於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而亦事之不辭小官而亦為之者
柳下惠也之三子者伯夷以清為其道伊尹以任為其道柳下惠以和為其道各有不
同如此乃其心之所趨則一也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蓋清者非沾名任者非于進和

皆非楚人要皆無一毫之私而合乎天理之正者由三子觀之則凡君子之去就亦惟
其心之於仁而已矣何必拘於去就之同耶子以各寔之先後而謂我之非仁是以
亦觀我可謂不諒其心者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

臣為臣凡布列庶魯之削也滋甚若是

於國也請之資為臣而位理分猷眾資在魯宜魯之日強矣而魯之地為他國所侵削

也滋甚由此觀之可見夫者雖在國亦無益於

公用之而霸業於天下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請

亡其國秦穆公能用百里奚之資而遂伯天下此可見不用賢則國隨之以亡求其如
魯之削何可得與則魯之僅止於削者正以有三賢在也孰謂賢者之無益於國哉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即齊右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俗有諸內為言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請

各也處於齊右之高唐而齊右之人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者而
齊之國俗皆化之而善哭以此觀之可見君子處世凡有才猷溫諸內必有功業形諸

齊之國俗皆化之而善哭以此觀之可見君子處世凡有才猷溫諸內必有功業形諸

齊之國俗皆化之而善哭以此觀之可見君子處世凡有才猷溫諸內必有功業形諸

齊之國俗皆化之而善哭以此觀之可見君子處世凡有才猷溫諸內必有功業形諸

亦安得為
曰孔子為魯司寇
行相事
不用
女樂時言從
隨
而祭
祭是
膳肉
如祭之
也
其意恂自有在也
當時不知者特以孔子為膳肉之肉又不至遂不稅祭祀之冕而存此
為無紋膳肉之禮而去亦非深知也乃孔子之意則欲不顯其君相色荒之失而行又
不欲為無故而名去故托以膳肉行也其心如此誰能識之由此觀之可見君子之所為
見高而慮遠必有溫蓄而不欲顯言以示人者庸眾之人固不識也夫則孟子之所為
能識哉

也乃孔子則欲以微微對品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是無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者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之罪人也今今指戰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曰世變之趨至今日而又甚也意曰世道
間矣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五霸者在當時之天下不為無功而在三王之世不為
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即其所為而律於春秋且不容於五霸之法又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即其所為而律以臣職又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曰五霸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者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之罪人也今今指戰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曰世變之趨至今日而又甚也意曰世道
間矣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五霸者在當時之天下不為無功而在三王之世不為
無罪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即其所為而律於春秋且不容於五霸之法又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即其所為而律以臣職又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天子遣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巡狩

慎子勃然勃然色貌不悅曰此則滑釐滑釐慎子名所不識也慎子聞不可之言乃勃然變

齊之功耳今曰勝齊不可齊之功耳今曰勝齊不可曰吾明告子明告明告天子之地方方也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講孟子既之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昔者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天子歲內

聘問而倫其燕享錫予之禮矣諸侯封國之地其定制則方百里蓋不足以待諸侯之朝覲

賦無所出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備祭祀會同之禮矣先王封建之制如此

公之封於魯王封之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講是故以齊魯始封言之周公

也王封之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講是故以齊魯始封言之周公

為地方百里也當是時周家之地非不足以封而其制有所限故儉止於百里取其足

以守魯之宗廟典籍而已太公有鷹揚之大勳而其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當時周

家之地非不足以封也而其制有所限故儉止於百里取其足

其足以守齊之宗廟典籍而已天子豈能以私意加與哉

魯初封只是百里今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講今即魯國之地而

已五倍於常制矣則有五其遠制也多矣子以為有王者受命而作必將明分封之大典以復先王之

舊制則魯五百里之地在所當損乎抑在所當益乎吾知必無益而有損者也明矣

徒也徒取即不取待殃民意諸彼南陽以與此魯然且字相呼應仁者不為不為以非况

於殺人殺人意以求之乎講由此言之則雖不待殺人後取諸彼齊之地以與魯

然且不可者此也子其知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當當作活字看即下

志對道當道使非理之志於仁而已講夫越制而行非道也建民而取非仁也此未必

彼君子之事君也若苟向道志仁必陳善而閉邪務引導其君以當於道使事君子乎

必志於仁而念之合理如是而已外是而非所務矣今南陽之役果有道乎仁乎子之

為君使乎君子之所以當道乎志仁乎亦異乎君子之所以事君者矣

孟子曰今今指戰國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辟開土地充充是寔府庫府庫中皆

今之所謂良臣所謂良臣以古之所謂民賊民賊就剝也君不御即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講孟子論富強之臣不可用意曰古之人臣所以善事其君而稱臣

自負曰我能為君開拓以墾辟其土地聚斂以充實其府庫斯人也以富強之術達其

君而不知錫民之財也多矣今之庸君所謂富強之良臣乃古之明君所謂利民之民

道心之所存不志於仁蓋與夏桀之暴無異矣乃今之臣不能引之於正而求為之聚

財以富之是即所以富桀也惟富桀則奪我能為君約約要與國與國相和戰必克

民之財而民愈不堪命矣非良臣以古之所謂民賊象上說也君不御即道不志於仁而

勝是今之所謂良臣其能強矣古之所謂民賊象上說也君不御即道不志於仁而

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講又知君之欲強兵也皆自負云我欲為君約和好相與之國

也多矣今之庸君所謂強兵之良臣乃古之明君所謂戕民之民賊也何也良臣者必

能使其君向道志仁而強非所事也今之君事之而行不御於道心之所存不志於仁

蓋與夏桀之暴無異矣乃今之臣不能引之於正而求為之強戰以輔之由今也

是即所以輔乎桀也惟輔桀則兵連禍結而民愈不聊生矣非民賊而何由今也

之道無變變改今之俗俗皆以雖與與字對之天下不能一朝言其速居居有爭奪之禍

也講夫今之君以民賊為良臣者固謂藉其富強之術而可以取天下而無待於取然富

強非守國之道則弒奪之禍立至亦不能一朝居也况由今之道必

無得天下之理乎為君者以今之臣為良臣而信用之誠無益也

○白圭白圭周未魏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講孟子曰古之稅法皆什而取一何以

謂取之民者太重也欲輕之於二十孟子曰子之道貉貉北方夷國名道也講曰子之所云

分之中而取其一夫子以為何如貉貉北方夷國名道也講曰子之所云

貉國所行之道也中國豈可以貉道治之哉萬室之國一人陶陶是為瓦則可乎

則可乎是問曰不可不可是言器不足用器不足用正也講此類言之設如萬室之

陶以應其用則可以為國乎白圭答之曰萬室之國不可以一人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黍是一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幣凡綾羅貨物帛帛東帛糴糴

穀不生其中惟黍早熟故生之則財之源有限無可以多取矣且無有城郭宮室土木

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事神之費無諸侯聘問之幣帛燕享之養殮則無交際之

費無百官有司則無祿食之費則用易足又何必多取焉故雖二今居中國去人倫

十分取其一分而已足其用也此貉道之所由行於貉也

去人倫指無無君子無君子指無如之何其可也講今居中國之地則非

紀交際之人倫無百官有司之君子是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講君子

胥中國而夷狄之者如之何可以為國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講君子

陶以寡而器不足用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則綱紀人倫甄陶風化誰其欲輕之

可之尚可以為國乎此二十取一必不足用而什一之法所以必不可廢也欲輕之

輕之所取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講蓋什一

少於什一舜中國之道也貉豈輕是道矣今欲寡取而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則舉帝王經常之制

而甘同於蠻夷之俗是彼固為大貉而我亦為小貉也桀崇重是道矣今欲多取而重

○白圭曰丹丹是白之治水也愈愈猶勝也兼身不於禹講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

以自狹曰古稱善治水者必曰禹然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而孟子曰子過首尾二

記濫即除無待俟於四載之勞八年之久蓋愈於禹之久也孟子曰子過首尾二

失言矣禹之治水之道也講孟子曰子過首尾二

之道以利導之而

行其兩無事也

禹知地勢最下莫如海乃水之

之道而萬世來賴仁人之功溥矣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於隣其視禹之治水何如耶

水逆行就下也

謂之泆水

泆水者洪水也

行若使水至於逆行則倒流橫溢謂之泆水矣

是泆天也

也吾子過矣

講夫以四海為壑則水以順而

自以為其功愈於禹焉斯言也誠過矣

孟子曰君子

者通稱不亮亮是信其理於

何定守而為之也成矣苟不能信正理而固守之則中無定主不免惑於

是非可否之間凡事苟且而惡乎執持以為據哉甚矣不可以不亮也

魯欲使將言之詞樂正子為政

之權故可以行其道也

孟子曰吾聞之喜

喜是喜

樂正子

而不寐講

正子將為政於魯斯道有可行之

也

公孫丑

今吾子以隣國為壑

講惟其順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壑是受

水也

今吾子築隄壅水而注之他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

道如是以故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優

於天下而况魯國衆講

夫苟不好善則人

有善之人

將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講

何見好善之優於天下也

蓋善之伏於四海者

夫苟不好善則人

有善之人

將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講

何見好善之優於天下也

蓋善之伏於四海者

夫苟不好善則人

有善之人

將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講

何見好善之優於天下也

蓋善之伏於四海者

夫苟不好善則人

有善之人

將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孟子曰

好善足乎講

五又問曰

既無此三者斯才有不

子曰

否聞識非呀優也

然則愛為喜而不寐講

道無由行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寐

講

輕仕者必以古君子出處之道自待也。不知古之君子何如，則任孟子曰：古之君子也，其始仕可以就，則就而所就也。有三焉：其不終於仕也，可以去，則去而亦有三焉。合而視之，則君之仕，可也。○**迎**，接待也。○**之致敬**，致敬以言也。○**以有禮**，即儀言也。○**言**，是君子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就**，道行說也。○**禮貌未衰**，言弗行言者，而見之設施也。○**也則去之**，講三也。如國君迎接之，則內焉致敬，而外焉有禮。君子有兩言焉：又將以勉行其言也。言行斯道，有可行之，則就之。以行其道，是行可之仕也。苟既就之後，禮貌雖未衰，而其言已弗行也，則吾行道之本心拂矣。故去之而不仕也。此○**其次**，道去就者，雖未行其言也，但迎接之間，內焉致敬，以道為去就者，乃君子去就之一也。

○**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講而外焉有禮，是晉接之隆，猶知有敬資之道也。則亦就之。○**禮貌衰則去之**，講而外焉有禮，是晉接之隆，猶知有敬資之道也。則亦就之。○**其下**，其下○**其下**，其下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從其言**，只是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耻**，耻也。○**吾大**，吾大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免死**，免死也。○**而已矣**，而已矣。○**吾大**，吾大

○**孟子曰舜發**，其迹。○**於畝之中**，傳說商相。○**舉於版築**，版築，土牆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市**，講曰自古聖賢每由困而享，舜有

○**舉於士孫叔敖**，孫叔敖。○**故天將降**，故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也。○**亂其所為**，為營所以動心。○**忍性**，性人。○**曾益**，益加。○**其所不能**，凡此皆天意也。○**其身行拂**，拂

○**於色**，色也。○**發於聲**，聲也。○**而後喻**，喻也。○**於心**，心也。○**衡**，衡也。

有過然後能改而遷於善為蓋其不能謹於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促以至困鬱於
心憂慮不能自釋衡積於慮心思不能自通然後能奮發興起以有為焉不能謹於凡
微以勉之故必事理暴著以至微於色而為人之所忿怒於敵
臣以法拂士出則無敵國敵國如隣國外患者外患如盜賊國恒亡講然不特中人為
也入則無法度之世臣輔拂之強是也外患者外患如盜賊國恒亡講然不特中人為
懼之吾忍驕奢淫佚自來也而國鮮有不亡者知其所以亡則知所以與也然
後知生於憂患而死名辱行虧活看如身危國削於安樂也講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
其死之者多由於安樂之甚者也然何至死矣於安樂也講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
家之無所畏懼者卒至於亡耶然則人之必憂患之必由困而亨中人之必由過而改國
豈可不知哉

○孟子曰教亦多術非一端矣予自謂孟子不屑不肖是亦以為之教誨也者是亦
其人能改而教誨之而已矣謹質而為之異故其為教亦多術而非一端矣即予於人
修省上看教誨之而已矣謹質而為之異故其為教亦多術而非一端矣即予於人
之來孝也或不以其人為索而拒絕之此不肖之教誨也使其人能知感悟退自修省
以進於善是亦我教誨之所及矣夫以不肖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也

盡心上篇

○孟子曰盡其心明之體者知其性性是人人心也知知字是窮其其性則知天理之

○孟子曰莫非凶禍福言命命字也以順受其正正意自然講孟子見人自取禍者乃
吉凶禍福皆出於氣數之自然莫非天所命也惟莫之致而一毫計較之私不與焉
當在在我以聽其在天凡吉凶禍福一順受其正命而一毫計較之私不與焉
是字指上故知命命是謂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講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命
險僥倖有以致凶禍者皆所不盡其道性修身以俟之意而死者正命也講吾知命
為也所謂順受其正者蓋如此

○孟子曰莫非凶禍福言命命字也以順受其正正意自然講孟子見人自取禍者乃
吉凶禍福皆出於氣數之自然莫非天所命也惟莫之致而一毫計較之私不與焉
當在在我以聽其在天凡吉凶禍福一順受其正命而一毫計較之私不與焉
是字指上故知命命是謂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講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命
險僥倖有以致凶禍者皆所不盡其道性修身以俟之意而死者正命也講吾知命
為也所謂順受其正者蓋如此

耻之於人大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堯舜湯武好善善指貧人而志勢勢指貧王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然指所好樂其道而忘人人指君王之勢故王公不致敬致敬是爵位而志勢勢指貧王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數見之見之謂見賢士見且猶不得使言臣以後之乎請孟子即古賢王賢士之意曰

今之君類自持其勢而今之士亦每猶人之勢者豈未親古人之道乎古之賢王知賢士可尊而富貴不可恃故恒好人有德之善而忘己有爵之勢夫賢王既知重士而有

所好有所忘矣古之賢士何獨無所好無所忘而不志耶吾知亦必樂其在己之道以自適乎性分之真而忘其在人之勢初不羨乎利祿之榮焉夫惟樂道而忘勢也故王

公欲見之者必致敬於禮而後可得也苟內之不致其敬外之不可得而亟見之矣見且猶忘勢焉則士亦樂道而忘勢守不為臣不見之義雖王公不可得而亟見之矣見且猶

不可得亟亟而況可得以爵祿驅使而臣之乎吾知其必不可得而亟也此可見惟賢王能遂賢士之高進賢士能成賢王之大而何今之不出哉

孟子謂宋宋是姓句踐句踐是名曰德好遊遊是說乎吾語乎遊講此章見遊說之道當重其

之士故孟子謂之曰子好遊人指當時知之人知之是用亦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

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也人指當時知之人知之是用亦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

矣句踐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尊尊有恭敬德謂所得樂義則可以賢賢矣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賢賢謂賢士

非也必何如斯可以賢士矣孟子曰所謂賢士者豈外吾哉歸所得之善而吾尊之恭

敬奉持之不違吾所守之義而吾樂之欣慕愛樂之无厭夫可尊者在我自不慕乎人

爵之榮可樂在我自不狗夫外物之誘雖故士窮不失德謂所得樂義則可以賢賢矣

未必人之知不知而我可以賢士自得矣故士窮不失德謂所得樂義則可以賢賢矣

夫器本於尊德樂義如此則見於行事無一而不由是焉故士而窮也則守其德義

於已不以貧賤而誦而失吾所尊所樂之義士而達也則推其德義於人不以富貴而

尊所樂之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馬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與道致治焉講

若然則安往而不善哉惟窮不失義則困而德愈崇如約而德義愈精立身之節樂

亦已堅矣又何失望乎不夫已古之人得志得志是得志澤是德義之加

此慰矣又何失望乎不夫已古之人得志得志是得志澤是德義之加

於民不得志修修是修德身見於世實著聞也窮即不則獨善修善是德義其身達

達是則兼善兼善是德義天下講是道也吾有見於古人焉蓋古之人尊德樂義人也

謂得已者信矣得志者達也而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所謂不失望者信矣然則

賢者微古人其誰與歸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以是感動者凡民也若夫豪傑豪傑拔出也是有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講教而後動遷善改德之機而興起者此特凡民也而非所以榮

辱也

良知即本也講孟子示人當存其良心意曰夫人之生莫不有知有能凡待於學而後
然之善也也講則能也而非良矣惟夫不待學習之功而自然能為其事者此蓋得
不待忠慮之力而自然知識其理者此蓋得之於天原有如之知也而非良矣推夫
也孩提之童孩提之童二三歲無不知愛其親愛其親只是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講孝哉然而無不知親之當愛而自能愛其親也而其稍長也亦未嘗學
且慮也孰教之以弟哉而無不知親之當愛而自能愛其親也而其稍長也亦未嘗學
知愛知敬之同不可以親良知乎即其能敬能愛之同不可以親良能乎親親仁親
即性之也敬長義性之義也無他達之天下天下皆同意也講孩提之親其親是
蓋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其本然之愛自有不容已者且稍長之教其長是即
吾性率制之蒙也蓋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兄故其本然之教自有不容已者耳夫
以愛敬為仁義者無他故也蓋仁義本天下之達德而孩提之愛與稍長之教亦達之
天下為凡為孩提者有同愛夫是以謂之仁凡為稍長者有同敬夫是以謂之義也使
非性之同有是仁義何其合愛合敬之若是即然則所謂良知良能者不外此仁義
能者不外此仁義耳彼有自喪其仁義之良者亦未可知也耶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耕歷山之中與木石居靜言與鹿豕遊遊以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希不多意及其聞聞見以適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決江河是
速有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講孟子表舜之心意曰舜之側陋未揚常耕於歷
之決一般沛然莫之能禦也講孟子而居於深山之中但見其與木石以為居與

○孟子曰無為事言其所不為無欲言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講孟子示人擴充其
惡之心人皆有之就無是不為不欲之心哉是即所謂義也但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
義制之則為所不為不欲者多矣誠能反吾不為之本心而宰之於為無為其
不為焉反吾不欲之本心而誠之於思無欲其所不欲焉則自是而一身之所有皆義
也一念之所發皆義也合身心而一於義已竭盡無餘而不可勝用矣自此之外又
安有所為義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德以心慧明術以處事知者知其巧妙恒存乎疾疾疾疾猶災患
講孟子勉人處變意曰夫入有察事之敏能處事凡於未然而為德之慧有處事之巧
不能此德慧術知獨猶惟孤是取斥於臣孽子母所生者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之所自來者也

○孟子曰有事服事君人者言事是君則為容身見容悅見悅者也講孟子別
深是詳故達講何以驗之蓋疾非人、有也、獨孤遠之臣孽孽之子皆不得於君親
密的意故達講而嘗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戰兢恐懼常若禍患之至而無一念之敢
肆慮患也詳審審密預防禍患之來而無一事之敢忽則知識日開應變自如
故能達於事理而德慧術智胥此出矣然則佛柳之中豈非君子玉成之地者乎

○孟子曰有事服事君人者言事是君則為容身見容悅見悅者也講孟子別
深是詳故達講何以驗之蓋疾非人、有也、獨孤遠之臣孽孽之子皆不得於君親
密的意故達講而嘗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戰兢恐懼常若禍患之至而無一念之敢
肆慮患也詳審審密預防禍患之來而無一事之敢忽則知識日開應變自如
故能達於事理而德慧術智胥此出矣然則佛柳之中豈非君子玉成之地者乎

○孟子曰有事服事君人者言事是君則為容身見容悅見悅者也講孟子別
深是詳故達講何以驗之蓋疾非人、有也、獨孤遠之臣孽孽之子皆不得於君親
密的意故達講而嘗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戰兢恐懼常若禍患之至而無一念之敢
肆慮患也詳審審密預防禍患之來而無一事之敢忽則知識日開應變自如
故能達於事理而德慧術智胥此出矣然則佛柳之中豈非君子玉成之地者乎

○孟子曰有事服事君人者言事是君則為容身見容悅見悅者也講孟子別
深是詳故達講何以驗之蓋疾非人、有也、獨孤遠之臣孽孽之子皆不得於君親
密的意故達講而嘗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戰兢恐懼常若禍患之至而無一念之敢
肆慮患也詳審審密預防禍患之來而無一事之敢忽則知識日開應變自如
故能達於事理而德慧術智胥此出矣然則佛柳之中豈非君子玉成之地者乎

○孟子曰有事服事君人者言事是君則為容身見容悅見悅者也講孟子別
深是詳故達講何以驗之蓋疾非人、有也、獨孤遠之臣孽孽之子皆不得於君親
密的意故達講而嘗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戰兢恐懼常若禍患之至而無一念之敢
肆慮患也詳審審密預防禍患之來而無一事之敢忽則知識日開應變自如
故能達於事理而德慧術智胥此出矣然則佛柳之中豈非君子玉成之地者乎

曰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故有兩謂事君之人者其爭是君也不計君之邪正不問國之安危則務為曲意何徇以為容先意逢迎以求悅者也此後臣不足言也

有安也。安莫社稷臣的忠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講者未安則思圖其安既安則思保其安惟以計安社稷為悅一。●有天子。天民是全於者達。達與窮。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俱指道言之。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君民而後行此道以事是君治是民者也。不然肯小。●有大人。大人是有德而者。是已。正用其道以徇人哉。此凡於大矣。然未免有意也。

而物正者。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君自感。天下化之。以君則格心。以民則從欲。物無不正者也。蓋有功安。社稷而無其迹。道濟天下而無其心矣。茲則人品之最高者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分三樂是性。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君子自有三者可樂之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乎三樂也。人必親長之間。每對造遭其幸者。父母幸而今俱存。兄弟幸而無。故則天倫無虧。而吾致孝致友之心。得以自及。而其所深願慰矣。此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夫在俯仰無愧。前一步也。於人二樂也。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於天。人之道。俯不怍於人。則內省不疚。●得天下英才。以資質言。而教育。是教

論而薰之。三樂也。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者。至人莫大之欲。●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之真樂也。彼王天下。特勢分之樂耳。鳥足以語此。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孟子曰廣土。大言。●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天下而立。中天下而立。盡其地而有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君子所性。雖大行。欲樂言。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是得於天。性。不存焉。講者謂之天民者不輕於出也。必其達而道可行於天下之

禮智根。固不搖。的。意思。於心。其生色。與一身言也。粹然。和潤澤意。見於面。益。是豐

意。於皆施於四體。儀動。休言。四體不言而喻曉。講。分定之理。而具於心者。也。惟君子

則氣極其清而心無所累奉仁義禮智之四德根抵於一心之中者植立堅固有不可
得而搖奪者矣由是積中發外其天機之生於色也時然清和潤澤之見於面皆四德
之精華也蓋然正氣盈益之形於背皆四德之與重也施於四體動作威儀之間而四
德皆從心所欲動皆中則不待作為而自前吾意皆四德之點順也君子所性之盡如
此蓋無入而不自得也豈
以方達而有所加損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濱海濱是聞文王作起是興曰盍歸歸歸是乎來吾聞西伯

西伯即善養老也善養老善養即善養也善養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天下天下就戰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已歸字本仁人言矣講孟子勉

善養老之政意曰昔伯夷太公天下所稱仁人者也當商紂虐政肆行播棄黎老故伯夷

辟紂而居於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乃與曰盍不自北海而歸乎來哉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我歸之也就其養矣太公亦與辟紂而居於東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

西伯乃與曰盍不自東海而歸乎來哉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我歸之也就其養矣夫

伯夷太公之歸由文王之善養老如此使當今天下之諸侯有如文王之

善養老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亦將來就其養心之為已歸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半在邑樹是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豕雞豕

在田二畝半在邑半在邑樹是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豕雞豕

母者欲其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百畝即一夫之田匹夫耕之八口包八口

母妻之家可以無饑矣講文王養老之政何如亦觀其治岐之政則可見矣每一夫授

婦器之而帛有所出則斯民之老者足以衣帛矣一家之中使之養其母雖有五馬

一夫所受使其力於田畝而耕之則粒食有所出每一夫八口

之家仰事俯畜有所賴可以無飢矣此皆文王治岐之政也

養老者制其田田百畝里五畝教之樹樹謂桑畜謂雞導謂教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

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凍餒是無衣文王之民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此指制田之謂也講彼伯夷太公所稱西伯善養老者豈有外於是哉正

蠶導其民之妻子使因所出之肉帛以供老者之衣食而已所以然者蓋以五十血氣

始衰非衣帛則不煖七十血氣既衰非食肉則不飽若使之不煖不飽則謂之凍餒而

老者失其養矣文王之民皆遠飽煖之願而無凍餒之老者惟此制田里教樹畜導妻

子使養其老之謂也豈家賜而人益之哉夫養老之政易行如此奈何今之君不舉而

歸而係天下之心耶

○孟子曰易治其田疇疇即是已薄薄是輕取而什其稅歛歛是民可使富也講孟子

論治道當先於足民也意曰善治天下者期於民之仁而已若仁民自足民始也誠能

不違農時使易治其田疇而野無不耕之民什一而賦惟薄取其稅歛而上無法外之

征則地利之所出者無窮征輸之所入者有食之以時以時是朝用之以禮以禮是

祭財不可勝用也講又教民食之以時樽節而不至於靡用之以禮斟酌而不至於耗

其財不可得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指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其財不可得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指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其財不可得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指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東山是魯國最高的山。而小曾登泰山。泰山是天下最大的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難為水是衆水不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講孔子而極自其身之所如言。

必觀其闡。闡是水之。日月有明容光。容光是凡容必照焉。講去豈無其本乎。今水惟

水之源有術必現其端急之。如其源可知矣。日月惟明也。而後光普焉。現日月之

○孟子曰雞鳴。雞鳴是未與而起。起是一念發動也。華華。華是勤為善。善凡於天理者。舜之徒也。

徒也。徒猶講也。講即學也。雞鳴。雞鳴是未與而起。起是一念發動也。華華。華是勤為善。善凡於天理者。舜之徒也。

然則人可不慎其几哉。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幾者幾也。

孟子曰楊子取之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講孟子闢與

意曰道之所貴者中上之所貴者叔有異端起而為吾道害有揚子者厭狗外之無

其執為我墨子兼愛是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講者墨子者

無用兼斯人而無所不愛雖摩其頂而放至於踵苟可猶執一與二子無異也講

執揚墨之執中為近之近道也執中無權時量以處中猶執一與二子無異也講

又有子莫者知楊墨之失中也乃度於楊墨之間而執其中為我不至於揚之固兼愛

亦執揚墨之各執其一也其失中則均而已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講君子所惡於楊墨子莫之執一者何哉為其執夫似仁似義似中者而反以賊

今舉為我之一則一於我必失於為人而尼仁之百皆廢矣舉兼愛之一則一於愛必

缺於為己而凡義之百皆廢矣舉執一之中則一於執中必失於連變而凡時中之百

廢矣其害道如此君乎安得而不惡之哉

孟子曰饑者其食飲不食未得飲食之正正味也饑渴害

害那口腹以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指貧賤言講賤而富貴意

曰飲食之間有正味存焉但饑者一得食則以為其而不服擇於食也渴者一得飲則

石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人卿大夫之事備矣講志惟志仁義之道而已矣如殺一無罪非仁也士雖無殺人
之叔而其志誠曰吾若居位必不為此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雖無取人之柄
而其志誠曰吾若居位必不為此也其心之所居何在惟在於仁天下民物欲使之各
得其所是已其心之所由何在惟在於義紀綱法度欲使之各得其理是已居仁由義
士之尚志如此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所以仁育義正其体用已備於所志之
中矣豈可以其未見之行而謂無所事乎

○孟子曰仲子不義當得上見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信是舍也
豆羹之義不義字從上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兄離母上說君臣上下說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謹孟子因時人須仲子而斷之曰陳仲子以廉稱者也吾即
而不肯受齊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矣不知此特舍單食豆羹之小廉耳豈大節
所在哉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亡親戚君臣
上下若仲子避兄離母而親戚之情薄不食君祿而君臣之義乖是所廢在莫大之倫
而所負有莫大之罪也人以其固守之小廉信其立身之大節皆稱之曰賢焉是重細
行而輕大倫也奚可哉此仲子雖見信於齊人不能不見識於君子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法天子是立臯陶為士替瞽殺人是犯則如之何與臯陶
說情法難辨桃應問於孟子曰天下莫尊於父尤莫大於天子之父莫重於法尤莫
以兩全也言重於殺人之法若舜為天子固尊親之至矣臯陶為士師同執法之臣

也設使瞽瞍為天子之父而身親殺人之事斯時也舜雖愛父不可以私害公舉陶
執法不可以刑天子之父則舜身臯陶將如之何以善處之而使情與法而兩全乎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講但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惟執此之法而
已矣豈有他然則舜不禁與講親獨不能以天子之命而禁之以曲全其父矣

夫舜惡得何得意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講孟子答之曰夫舜惡得獨私而禁舉陶之
有兩受之於天而非所敢私也然則舜如之何講桃應又問云臯陶之執法舜既然
雖天子之命亦安得而廢之乎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言其甚輕也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不獲乎法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言其甚輕也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極言其逃之遠乃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是所移氣養養奉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字皆人之子與講昔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其容貌氣象
氣奉養能移人之體要之所養亦由於所居也大哉居之係於人乎夫王

王子宮室

而不可窮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道之行亦不願其富貴之會。以枉道而殉乎人者。此可見君子可窮而道不可窮。彼以道殉人者。祇見其失已也。已。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是孟也。若在所禮，禮貌待之之意。而不答，何也？講公

于疑孟子之不答，滕更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今則求字於夫子而在門也。孟子曰：挾

貴，挾貴是也。而問挾賢，有才能是也。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有功勞謂已嘗問而問挾故而問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講孟子曉之曰：君子有答問之教，皆因其問道之誠而後可

恃有德也。挾己之年長而來問，恃有齒也。挾己之有青而來問，恃有爵也。挾己之有資而未問

之有故舊於師而來問，恃有情也。夫有一於此，則求道之心不專，此而答之，非惟無益

於彼，且以自輕乎道矣。故君子皆在門不答也。此見君子雖海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常倫理之大皆是。而已者，無所不已也。於所厚，所厚凡係於情義

者，薄無所不薄也。講孟子著用心失中之弊曰：心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使過用。以處事

則視天下無一可為之事，而於其小者，將無所不已矣。以待人言之，凡於親愛情義之

至者，所相厚者也。於此而薄之，不厚則視天下無一可厚之人，而於其疎者，將無所不

薄矣。此二者皆其進銳，欲圖得彼而急遽，無序是也。者其退速，退速者乃方進銳時

不用心之弊也。其進銳，欲圖得彼而急遽，無序是也。者其退速，退速者乃方進銳時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木之類也。愛，愛是不之而弗仁於民。民是百姓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講孟子論君子施恩之等也。意曰：君子親天下以恩而裁

之施恩，其於物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固愛之矣。然擇節雖周，而取用不廢，弗以仁施

之焉。其於民也，聚其所欲，去其所惡，固仁之矣。然體悉雖周，而恩義未篤，弗以親親

馬夫仁之而弗親，豈固薄於民哉？蓋民雖吾同胞，而視之吾親，則親之而民疎焉。故以

親施諸親，而推吾之親之者，以仁及夫民也。不以親而施於民，亦不以待親者施之於

於民也。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豈固薄於物哉？蓋物雖吾與而視之於

民則民貴，而物賤，故以仁施諸民而推吾之仁民者，以愛及於物也。不以民遺乎物，亦

不以待民者，樂施之於物也。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於施愛之

中而不失其輕重厚薄之等，此君子之所以為善推恩者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親賢以之為務，堯

舜之知而不備，物急先務，此務指授時治也。堯舜之仁不備，周愛人急親賢，親賢以

聰睿也。講孟子示人當知務意曰：知者於事固無不知也，然非事之而急之也。惟當

宅接言也。講先務之事為急，則事以次而治，其為智也。夫矣。仁者於人固無不愛矣，然

非人人而親之也。惟急於親賢之為務，則恩因賢以治，其為仁也。博矣。試觀之古堯之

聖神舜之濟哲，稱極知矣。奚嘗備物以知之哉？惟急於授時齊政封山濬川之先務，而

四書章句 卷下 三十一

如之意耳克之如天舜之好生稱至仁矣豈當稱人而愛之哉惟急於求得乎
舜求得乎禹皋陶以親夫賢耳此則辨於輕重大小之等克舜所以為知務也
三年之喪而總個月小功五個月是之察是致詳放飯放飯而食流歆流歆而飲而
問來意思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不知務謂不講苟舍仁知之重而務其輕如不能行
詳焉是舍仁智之大而務其小如不謹於放飯流歆而乃講求於無齒決之失焉是雖
有所知而非知之急也雖有呀愛而非愛之急也其可謂知仁智之務哉欲為仁智者
當法克舜而已

盡心下篇

○孟子曰不仁不仁是殘哉梁惠王也仁者仁者是有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講仁若不仁哉其梁惠王也何則仁者之人施恩有序

以其所親愛者而推及其疎遠之所不愛者則愛者固愛而不愛者亦愛矣若不仁之

人倒行逆施以其所不愛者而禍及其至親之所愛者則不愛者固不愛而愛者亦不

愛矣惠王以其所不愛而向公孫丑曰何謂失非又問其不仁也也梁惠王以土地是地

物養之故糜爛其民糜爛其民謂爭地殺人而戰之大敗因戰時言將復之復戰也

恐不能勝故驅驅是迫而使其所愛子弟太子申以殉殉期於必戰也之是之謂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講公孫丑問曰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何謂也孟子曰梁

戰爭之至於大敗將復戰之以雪其耻忍民不用命而不能取勝也又驅其時愛之子

弟太子申者以殉之故及其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春秋指經而言無義戰彼彼指稍循善是僅合於此則有之矣講孟子

秋諸侯無王之罪意曰比在貴以義動若春秋再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仇恥無有以

此則有之矣要征者上上指天子伐下下指諸侯也敵敵勢均力國不相征也講夫春秋

也蓋征者上伐下之名也諸侯有不共之罪天子命方伯連帥討而正之是征伐自天

相征也若均之為諸侯而稱敵國者則不可相征也相征則無王矣春秋諸侯皆敵國

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信是深書是記事則不如無書講孟子為人當識書之大義意

者當識其義而已若盡信乎書詳則吾於武城取取取其合義二三策二三策是言

時或有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吾於武城取取取其合義二三策二三策是言

不可盡信而已矣講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如武城一書乃紀武王伐紂之事者也宜

則有可信者其仁人仁人指行無敵於天下以至仁武王言伐至不仁指紂言而何

也去齊接浙而行 接浙而行言其去之速也 去他國之道也 講孔子去國之有

受而去魯也且從而祭曰厚 吾行非濡滯也 蓋魯為父母之國義雖已決而思猶未

忘去之之道當如是也 以要嬰之沮而去齊也 時清木將放乃以手承水取米而行非

過為急也 蓋齊為他國義既不合則志當自決去之之道當如此也 夫同一去國也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

○孟子曰君子之充其類而後言於陳蔡之間無上下即下臣之交也 講孟子窮孔子

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其危甚矣 是豈其道之不足用哉 當時陳蔡之君臣皆惡而不

能尊賢上弗用之下弗薦之無上下之交也 此其所以不免於危也 於孔子何病焉

○貉稽曰稽大字意 不理於口 講貉稽問孟子曰君子自修

理於衆人之口而為其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也 茲多眾口講 講貉稽問孟子曰君子自修

也蓋自古士者德日修而毀 詩云憂心悄悄 憂貌 是 愠怒於群小 講孔子也 肆

日至於憎茲多口所訕耳 詩云憂心悄悄 憂貌 是 愠怒於群小 講孔子也 肆

肆發 不殄於絕 厥 愠亦不隕 厥問 文王也 講 文王也 講 文王也 講 文王也 講

也雖言仁人怒於小人而昔者孔子之事足以當之也 蓋其悲時之亂不勝嗚呼 厥問

而叔孫之毀其交愠於群小焉 大雅之詩云肆不殄絕乎厥愠之加亦不隕墜乎厥問

○孟子曰賢者

德之有

以其昭昭

昭昭在已為昭也

使人昭昭

德昭人昭

故曰昭昭

今指

時為 以其昏昏

昧不明

使人昭昭

君能省察克治

已德既昭

然後乃

以其昭昭

者

率先化道

夫百姓昭明

之化使人亦昭

焉若今之為治者

則不若及之於心

私

本之治也

其能強天下人

之化乎 無怪乎治之不古若也

○孟子謂高子

高子門人

曰山徑之蹊

是人行處

間介然

然介然

是後用

由之而成路

為間 少頃不用

則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講孟子曰甚矣

人心之不可不

察也

不觀之山徑

乎彼山徑之蹊

本非共由之路也

使介夫少頃

人心之不可不

察也

不通塞有係於

心矣

而茅塞不可

不為

○高子曰禹之聲

單指鐘言

尚之意

文王之聲

講孟子曰

樂而論則禹

之樂高

也

於文王之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欲絕蓋用之者多也

而文王之鐘不

曰是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迹是以知禹之樂

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是追

四書章句

卷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所謂善者能知之真守之篤實有諸已
而無一毫之虛偽斯可謂之信人矣
信已哉由是力行而不已使所有之善至於充滿精實則
性分咸備而純德中存斯之謂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於之謂大講越於外揚於四肢顯於事業斯之謂德業至誠而不可加矣不謂之大者
乎
大而化之謂聖聖講德之大猶出於勉勉去而有迹可見由其德業之大者融而化之
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即聖之妙處
講既至於聖而自不可知也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樂正子二之中四

矣至德淵微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德大業肆應天下莫知其所以
為業斯之謂無方無體變化不測之神妙而非心思之所能窺矣
之下也講若正子者善有餘而信不足介在善信二者之中而居在美
○孟子曰逃入彼之意墨兼愛為道的必歸痛是趨於楊楊為我為道的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收取意而已矣吾其既往不諱吾道之正也但墨氏務外而不情揚氏太簡
而近寔故逃墨者必歸於楊逃楊者必歸於儒也李揚墨者既逃而歸於儒則為儒者
當潤其陷溺之以而取其悔悟之新或因其言而啟發之或因其事而引誘之使不惑
於吾道之節而已矣不宜更
今儒者之與楊墨辨者我兼愛之非如追放豚放
共之亦而追其既往之失也
外之豚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講何今之待楊墨者則不能因其歸而受之乃從

以絕之如追放逸之豚咎其前者之奔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如
是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矣是豈大公之道哉
○孟子曰有布縷布縷是五畝中之征粟米粟米是百畝中所
出之征君子用之之意其一緩緩是不一時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離是講孟子為取民无制者發曰人君征取之法歲有常數有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
而散講兩出也有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而出也有力役之征自數口之家而出也三
者固皆上之所用去豈可以盡用手故愛民之君子布欲取之夏而粟米在而緩馬皆用其一
而粟米取之秋而力役布縷在而後馬力役取之冬而布縷粟米在而緩馬皆用其一
而緩其二斯財易供而民不困也苟一時併用其二而民力不堪則父子必至於散矣夫為國者使民殍且窮馬則其
一併用其三而民力愈不堪則父子必至於散矣夫為國者使民殍且窮馬則其
國危矣夫則欲固邦本
者取民其可以无度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孟子曰諸侯之寶寶是頂重三
三之外皆非所寶矣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被必
及身身試國亡都是
講孟子示人君知所寶意曰諸侯之所寶而當重者有三焉土
治國之法也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安矣舍此而寶乎珠玉則內足以喪志外
足以賈禍將蠹政害民而土地不可恃殃必及其身者為國者亦知所寶哉
○盆成括是仕於齊孟子曰死矣死矣是度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小才猶言未聞君子之大道
大道謂義也則死

以殺其軀身是而已矣講昔孟成子仕於齊之時孟子逆其必敗乃曰死矣哉其

○孟子之滕館館字看於上宮上宮別有業屨於牖上館人館人是守求是尋其

之弗得弗得是尋講昔孟子於上宮上宮別有業屨於牖上館人館人是守求是尋其

夫子之設科設科是建也往者往者指前不追來者來者指今日不拒苟以是心心指

○孟子曰人皆有嗔不忍不忍則隱達之於其所忍其所忍由氣拘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所不為羞達之於其所為其所為亦由氣義也講孟子示人以擴充其良心意曰仁

無欲害人之心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即

而義不可勝用也講如害人之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其不欲害人之心此類此者皆

人能充無受爾汝爾汝人之實實亦穿

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講而後為能充即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貪昧隱忍而耳

士未可以言言言是以言言言是以言言言是

而不言是以不言是皆指上言穿窬之類也講不特此也如士之於人時

○孟子曰言近近是而指指是遠遠是者善言也守守是約約是本本原而施施是博博指

用的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個目前近事而道存焉存是於淺近孟子示人以言道之準也意曰人之言道以盡善為期也乃若言之所發固至近而易知而其意指所寓則至遠而不可測者斯詞簡意達可為世法誠至善之言也兩守固至約而可循而究其功用所施則至博而莫之禦者斯守貴行利可為世則誠至善之道也然善言善道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之君子之言也奉目前至近之事若不下於帶耳而天命人心之精已寓其道即於此乎

君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講君子存焉言何近而指何遠乎信乎君子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講君子自神而天下遂即由此而平焉守何約而施何博乎信乎君子之善道也

人病如言常人舍置其言已田而共草也

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重於治人而所以自任者輕自任輕是乃講夫知守約而可以施博則人宜以修身為重矣夫何今人之病不務守畧於自治而務於博博即舍其已之田弗耒而耘他人之田是所求於人者則欲各修其身以底於治平之也何其甚重也而所以自任於己者則不能自修其身乃其於平常之流何其甚輕乎不知身既不修天下何以平也夫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如此則不知近而務指遠者其病可得見矣此善言善道所以必歸君子也

孟子曰堯舜性善也湯武反之也講孟子示希聖之意天不假修為乃所性渾全之聖人也湯武修為以復其性乃及身修道聖人也

動容動容謂容也周旋乃細微曲折之間也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道而無回曲非以干祿也言自

曰語辨難必信必信心口非以正行也講兩謂性之德何如彼其動容貌之於中也蓋聖人德盛於中故出之自然有成才如此也哭死之時而哀痛慘怛乃至情同非曰祿以詔德而為干祿之故也其言語之發必信寔者乃經德之言自然而信非曰言必傾行而預為正行之故也此性之德也非堯舜不足語此矣

君子之即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講若夫及之者何如君子惟循乎天理當然之法以子及之之聖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初無所迫避於其間也是雖未至於自然已非有所為矣此為湯武之道所以進於聖者其以是乎善孝君子者能反身以復其性可以為湯武而入堯舜之道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講孟子論當輕大人之勢也意曰世所為巍然可畏者必曰大人而人惟高視之故志有所歉而則志意舒展而吾以為說尊貴之大人者則藐然輕視之勿視其富貴高顯之巍巍然

堂高數仞八尺為一仞也

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侍妾是服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般樂般樂是盤也

飲酒驅車驅車是後車也

田獵後車後車隨從

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古制先王之法度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是也吾何畏彼哉

講去所以勿視其巍巍者何哉亦以彼之不足畏

題則數尺是宮室之美固巍然矣我若得大人之志必弗為是宮室也然則我若得大人之位以行其志必弗為是飲食也般旋宴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者至於千乘是宴遊之係固巍然矣我若得大人之位以行其志必弗為是宴遊也是在於彼所為者特巍之勢皆我之所不屑為也而在於我所守者乃仁義之道皆古聖賢之法制也則是彼之所重乃我之所輕以我視彼安見巍之勢也吾何畏彼哉此說大人者所以當窺視之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為人也多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色臭味之欲故人欲養其心使清明純一之體嘗存於中其要莫善於寡欲而節之不能使流焉何有大理人欲造為消長使其為人也能制乎情而寡欲此則理為主而欲不能役此心常虛而常定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使其為人也常逐於物而多欲則欲為主而理為役此心不勝其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多寡而心之存亡係之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曾皙曾皙是曾子之父嗜之意羊豕羊豕是羊豕曾皙在時其耳嘗嘗在

不忍食羊豕蓋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之也公孫丑問曰膾炙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豕曰膾

炙所同人皆嗜也羊豕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同也名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之而非專於羊豕者也然則曾子何為忍於食膾炙矣而不忍於食羊豕乎孟子曰

則觸之而不忍矣此所以有食而不食也猶之諱親之名而不諱親之姓以姓為人之

所同也故不諱之名為親之所獨也故諱之名則曾子不食羊豕者諱名之義也而食

膾炙者不諱姓之義也豈以美不美為取舍哉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忘其初其狂簡舊習之意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者有所不為好有所不為知耻自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

也講進道必也其狂狷之士乎蓋狂者懷進取之志狷者知有所耻而不為不善也

此言觀之孔子之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而教之哉乎世無其人不可必得

而斯道亦不可無傳不得已乃思其次而及於狂也庶可以裁抑之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何如斯可謂狂矣謹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魯國之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謹孟子曰其在當時如琴張曾皙牧皮三子何謂之狂何謂之

之事乃循也謹萬章又問曰是人也其曰其志是狂

名責寔也也謹萬章又問曰是人也其曰其志是狂

人古之人夷得從古之人未稱他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謹孟子曰狂者之人其

曰古聖賢之人古聖賢之人動輒以古人自期然即其言而夷考其素行則言有

餘而所行不能掩覆其言焉者也此正所謂進取不志其初也所以謂之狂矣

黃又字对上中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不潔而不屑是之不善為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謹夫中行不得而思乎狂既非孔子之得已矣至於狂者又不可得其何

取不為者也此其志不足而守有餘猶可引之進於中者

是又其中行之次也孔子思及於此誠有不得已者矣

室我不憾憾是焉者其惟鄉原鄉原只是鄉里德即中之賊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謹萬章又曰孔子嘗曰人有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其不見

原人乎蓋鄉原乃德之賊也吾何樂其予就哉夫孔子於鄉原若其惟鄉里所謂

深惡而痛絕之者敢問曰不知狂狷之外又有何如人斯可謂鄉原也

是猶言何

用如此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何何必意

踽踽

踽踽

是獨行不涼涼涼是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闒然是謂藏圭角媚是謂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謹孟子曰何以用是志大言大參以然也不顧其言而徒每事則輒稱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記狷者曰其行何為如此

不顧其言而徒每事則輒稱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記狷者曰其行何為如此

為斯世之人也使人皆為善焉斯可矣觀其言則志可知也

然深自閉藏以求媚悅於世也者是則鄉原之行也

子既思乎狂狷安

得而不惡鄉原哉

萬章曰一鄉一鄉是公皆稱通稱意

人無所往句是隨皆稱

一鄉之中皆稱之為原人馬則公論所歸將無所往而不為原人且原

亦謹厚之稱其於德也亦何傷焉孔子乃以為德之賊者果何謂哉

緊謀他無舉的意思也刺細舉其不是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不是是汚濁居心之倣忠信忠信是誠行是制之似廉潔廉潔是眾皆悅之自以為是

為是猶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曰德之賊賊兼害已也

居之不疑也

也誠以鄉原之為人既闒然媚於世厚貌深情蹤跡詭秘微察其失以非之則掩覆

甚周若無失之可舉者也欲細指其過以刺之則晦藏甚密若無過之可指而刺也但

見其混同乎下流之俗隨之俱靡不能以自援苟

異居之本非忠信也而飾為篤寔似乎忠信焉行

非廉潔也而矯為清介似乎廉

繁焉此皆其聞然以媚於也者故一鄉之中為其感皆以為真謹學而悅之稱之曰
 索人也彼亦自以為真德不悟其非所以終其身為原人而不可與入於堯舜之
 中道也夫鄉原之行矣於中正其自以為是也既以害己之
 德而眾之悅之也又以其害人之德故孔子謂之曰德之賊也
 非非字以者惡莠之草也恐其亂苗也惡佞之稱也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利口妄言也恐其亂信也惡讒聲之謠聲也恐其亂樂也惡紫紫是間也恐其亂朱也惡鄉愿
 而不定者也恐其亂德也
 也講規諸孔子之所嘗言曰天下之理真是者真非者皆不足惡也
 似苗而寔非苗吾之惡莠者惡人以為莠而亂天下之真義也利口多言似信而寔非信吾之惡
 非義吾之惡佞者惡人以為佞而亂天下之真信也鄭國淫聲似樂而寔非樂吾之惡鄭聲者惡
 人以為樂而亂天下之真樂也紫色間雜似朱而寔非朱吾之惡紫者惡人以為朱而
 亂天下之真朱也至於鄉原不狂不狃似德而寔非德吾之惡鄉原者惡人以為德而
 德而亂吾中之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則以鄉原為德之賊者豈非以其亂德之故
 乎
 君子道之責者反也經常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惡
 邪僻的惡人凡似是矣謹然原其所自非鄉原之能亂德也亦由經常之道不正於吾
 之徒以亂真者皆是矣謹心而真是真非不明於天下耳故有德有道之君子欲闢異
 端息邪說者亦惟休之於身以端其本施之於正以一一其趨務及而後其大中至正
 常不易之道而已矣經既復及於正則庶民莫不規感而興起於善庶民既興起於善
 斯中道曉於中矣是者是非者非邪正不混淆雖有邪惡如鄉原似是而非之徒不
 足以惑自將息滅而無邪惡矣是知狂狷可以進道也而孔子思之鄉原足以害道也

而孔子惡之其為斯
 道慮也不既深乎哉

○孟子曰由是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大槩常數言若禹稷陶則見而知

頌其之若湯則聞而知
 傳意而道統之傳始於此矣由堯舜至於湯以其歲計之則五百有餘歲也當時若禹稷
 堯舜而道統之傳始於此矣由堯舜至於湯以其歲計之則五百有餘歲也當時若禹稷
 陶則見而知其傳或執中之訓或典禮之謨而親受乎一中之旨矣若湯則聞其道而

則斯道之任不在湯乎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
 伊尹萊朱皆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而親承乎一中之統矣若文王則聞其道而見其傳或建中之謨

而親承乎一中之統矣若文王則聞其道
 而見其傳或建中之謨

敬宜生皆文王臣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計之亦五百有餘歲當其

則聞其道而見其傳或建中之謨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今指孟

歲去聖人指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居指鄒魯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以承其緒夫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其

世計之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宜

知聖道有其人也然而今已無有見而知之者
 不有繼往安有開來則五百之後又

